

绘图中国古典名著

儒林外史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绘图中国古典名著

儒林外史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儒 林 外 史

(少年版普及本)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句 容 市 印 刷 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18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41001—46000 册

ISBN 7—5346—1446—5

I·316 定价：9.50 元

责任编辑：龚慧英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王冕学画一举成名·····	(1)
托病拒邀出走山东·····	(6)
集上办学周进任教·····	(12)
捐监生周进登上第·····	(17)
学道上任喜拔真才·····	(20)
范进中举痰迷心窍·····	(24)
严贡生霸道欺乡邻·····	(32)
严监生临终难瞑目·····	(38)
弟媳妇含冤告大伯·····	(43)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48)
王员外穷途逢世交·····	(53)
蘧公孙图名印诗话·····	(58)
鲁翰林怜才择佳婿·····	(61)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67)
张铁臂虚设人头会·····	(73)
马二先生仗义疏财·····	(78)
洪憨仙假传炼银术·····	(84)
思父母匡生归故里·····	(91)

念孝心县令奖文章	(97)
游故地匡秀才批文	(103)
潘三怂恿匡生代试	(109)
潘三遭祸超人取结	(116)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21)
牛浦郎冒名充诗人	(124)
牛玉圃船舱认祖孙	(131)
揭隐私万雪斋拒客	(137)
牛奶奶甘露庵寻夫	(143)
鲍文卿义救向老爷	(148)
鲍父子街头遇故交	(155)
向知府升官哭老友	(160)
倪廷珠兄弟喜相逢	(166)
季苇萧笑谈呆盐商	(173)
杜慎卿邀客赏牡丹	(178)
逞风流聚会莫愁湖	(184)
韦四爷大醉赐书楼	(190)
天长县少卿显豪举	(196)

杜少卿醉游清凉山·····	(203)
迟衡山访友议礼乐·····	(209)
庄绍光辞官回江南·····	(215)
虞博士入补国子监·····	(221)
泰伯祠众贤祭先圣·····	(227)
郭孝子寻父遇猛虎·····	(231)
老和尚求救明月岭·····	(238)
萧云仙建功青枫城·····	(244)
沈琼枝卖文手帕巷·····	(250)
汤镇台功成归故乡·····	(257)
余二爷代兄受大过·····	(264)
登高会饯别虞博士·····	(269)
王玉辉烈女殉夫婿·····	(274)
高翰林论说龙虎榜·····	(279)
假官员万中书受押·····	(284)
真壮士救友试官刑·····	(290)
凤四爷比武逞英雄·····	(296)
添四客儒林述往来·····	(303)



王冕学画一举成名

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县乡村里，出了一个著名的画家，此人姓王名冕。

王冕七岁时死了父亲，靠母亲做些针线活，供他上学。过了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想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家中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加上年岁不好，柴米又贵，几件旧衣服和旧家具，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线活挣来的钱，如何供得起你读书？如今没办法，只得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明日你就过去吧。”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到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就这样商议定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王冕来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他母子俩吃过早饭，就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秦老指着门外对王冕说：“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有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附近还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柳，十分阴凉。牛要是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

每日两餐饭菜是不少的，另外，每日早上，还给你两个钱买点心吃。只是你凡事要勤谨些，不可怠慢。”他母亲谢了秦老，起身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小心才是，休惹人说不是，也免得我挂念。”王冕一一应诺，母亲含着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放工回家歇宿。有时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张荷叶包起来带回家。每日点心钱，他也不花，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卖书的小贩，就买几本旧书，然后把牛拴了，坐在柳树下看书。

就这样，王冕一边放牛，一边读书，一晃三四年过去了。

这天，天气燥热。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一会儿，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去，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片日光来，照得满湖通红。湖边小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株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着，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实在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能把这荷花画它几株下来。”转念又想道：“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它几株？”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到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神态颜色无一不像，就仿佛在湖里长的，又仿佛是刚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一



般人作画，先用线条勾画轮廓，再涂颜料。王冕却直接用颜料涂抹，这样画出的花卉，称作没骨花卉。乡间人见他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一传二，二传三，诸暨县都晓得王冕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家，都争着来买他的画。到了十七八岁，王冕不在秦家做活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非常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对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学问，却无不通晓。他性情孤傲，既不求做官，又不爱交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看到《楚辞图》上屈原的画像，他便学着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用一辆牛车载了母亲，自己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镇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三五成群地跟着他笑。只有隔壁秦老，却是个有心人，因看着王冕长大，觉得这孩子不俗，所以，时时邀请王冕到他家作客。

一天，王冕正在和秦老聊天，只见外边走进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的人来。秦老上前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的一个头役，又是官府里管采购、办杂务的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爹，所以他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待他，又要王冕相陪。互相道过姓名后，那翟买办说：“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秦老道：“便是，你怎么知道的？”翟买办说：“县里人哪个不晓得。前日本

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给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请费心大笔画一画，半个月后，我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撺掇。王冕却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到家，王冕用心画了二十四幅花卉，每幅画上还题了诗。半月后，翟买办来取画。那名叫时仁的知县发给二十四两银子，翟买办扣了一半，只拿十二两银子给王冕。时知县拿着王冕的画，又办了几样礼物，送给他的恩师危素，作问候之礼。

危素收了礼物，只把那二十四幅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酒过数巡，危素问道：“前日所赠册页花卉，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说：“这是学生县里一个乡下农民画的，他叫王冕，年纪也不大，想是才学画，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感叹道：“我也是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然不知，惭愧，惭愧。此人不但才高，胸中见识也大不同，将来名位不会在你我之下。不知可否约他来此会一会？”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回去，即派人去约。”

说罢，时知县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拿了请帖去约王冕。



托病拒邀出走山东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有劳翟买办，请上复县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即刻变了脸道：“老爷下帖请人，谁敢不去？况且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地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叫我如何去回复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买办，你有所不知，假如我做错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下帖来请，便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原谅的。”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什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吗？”

秦老在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吧。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什么？”王冕道：“秦老爹，你是知道我心思的，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出难题目给我做，叫我拿什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

要去，王相公不情愿；若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一两日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拿四邻的证词。”

互相争论了一番，秦老留翟买办吃晚饭，暗中叫王冕问母亲拿了三钱二分银子，送给翟买办做差钱，翟买办方才应诺去回复知县。

翟买办回衙门禀告知县，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哪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下乡狐假虎威，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因而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件事托我，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不力。我不如自己下乡去拜请他。”但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拜请一个乡民，会惹衙役们笑话。”转而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番，有什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第二天早上，时知县坐上轿子，来到王冕家门口，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王冕不在家，他清早牵牛出去饮水了，还没有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么慢条斯理的！快快说在哪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真的不在家。他在哪里，我不知道。”说完，关上门进去了。

翟买办跪在知县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他不在家。

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坐一坐，小的再去传。”

翟买办扶着轿子往公馆走去，经过王冕屋后时，远远地看见有个牧童，倒骑着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紧上去，问道：“秦小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吗？”小二说：“王大叔么？他到二十里路外王家集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我替他赶回家。”

翟买办秉告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回衙门去吧！”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罚一番，又恐怕老师说他暴躁，只好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识抬举，再处置他。主意想定，便吩咐回府。

其实王冕并不曾远行，知县一走，他就回家来了。秦老汉过来抱怨说：“你方才也太固执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么能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之势，在这里虐待百姓，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与他交往？他这番回去，必定向危素禀报，危素恼羞成怒，恐要和我计较。我如今就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日。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但无疾病，你放心出去躲避些日子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且你埋没在这乡镇上，虽有才学，谁能识你？此番到大地方去走走，或许能走出些名堂来。你家里大小事务，都包在我老汉身上了。”

王冕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菜来为王冕送行。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汉也到了。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洒泪分手。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径直来到山东济南府地域。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却也富庶。王冕到了此处，盘费已用尽，只得租了间简陋小屋，以卖画为生。

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野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宁。王冕很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水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面，含着讥讽意味。

一天清早，王冕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地在街上走过，有挑着锅的，也有箩筐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一问，才知道是黄河决了口，田地房屋都被淹没了。官府不管这些逃荒的百姓，他们只得四处讨饭。王冕见此光景，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说着，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又捆起行李回家去。

入了浙江境内，王冕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这才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健康如常，心中不胜欢喜。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生病卧床不起。王冕多方请医调治，总不见效。一天，母亲吩咐王冕道：“这几年来，很多人

都在我面前说你有学问，该劝你出去做官。但我看那些做官的都没有什么好收场。况且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倒不好。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应诺。母亲说完，归天去了。

王冕母亲死后四年，天下就大乱了。一天中午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祭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首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颇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前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请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小人特来拜见。”

那人和王冕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请问尊姓大名？因什么降临此地！”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因平乱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凡胎，不知王爷驾到，有罪有罪。”吴王道：“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是想请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若以武力服人，浙人虽弱，恐怕难收人心。”吴王听了点头称是。

不过数年，吴王削平祸乱，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从城里回来，告诉王冕：“危素已经被问罪，发放到和州去了。”说着，拿出一本邸报给王冕看，只见报上写着：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

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便把他发往和州护元朝忠臣余阙墓去了。那上面还写着：礼部议定取士的方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来取官。王冕指给秦老看，道：“这个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便把那文章德行都看轻了。”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王冕开始不在意，后来渐渐说得多了，他就连夜逃往会稽山中。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派一名官员，捧着诏书，来到秦老门前。秦老请他到草堂坐下，那官员问道：“王冕先生就住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奉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早已不住在这里了。”

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只见蜘蛛满室，蓬蒿满径，知是久无人住了。那官叹了口气，只好回去。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从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后来得病去世，邻居凑了些钱财，将他葬于会稽山下。